

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语用功能及形成探析

沈菁菁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要

叹词“哎呀”多出现于会话交际中, 是修水方言中重要的话语标记之一。通过对语料的综合分析, 发现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既可以位于话轮开头、中间、末尾, 也可以独立充当话轮。从语用功能来看, 其具有表情、回应、评价等人际互动功能, 以及开启话轮、延续话轮、转接话轮等语篇功能。从其形成来看, “哎呀”话语标记的用法是由心理刺激引发而来。

关键词

修水方言, “哎呀”, 话语标记, 语用功能, 形成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aiya” in Xiushui Dialect

Jingjing S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May 15, 2026; accepted: June 16, 2026; published: June 26, 2026

Abstract

The interjection “aiya” appears frequently in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markers in the Xiushui dialect.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corpora, it is found that the Xiushui dialect discourse marker “aiya” can occur at the beginning, middle, or end of a turn, or function independently as a turn initiator.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it possess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ve functions, such as expression, response,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discursive functions including initiating turn-taking, continuing turn-taking, transferring turn-taking. From its formation, the usage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aiya” is triggered by psychological stimulation.

Keywords

Xiushui Dialect, “aiya”, Discourse Marker, Pragmatic Function, 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修水县地处江西省西北部，位于赣、湘、鄂三省交界处。修水县境内存在两种不同系统的方言，其一为隶属于赣方言体系的本地话，其二为归属于客家方言体系的怀远话。本文语料来源于笔者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收集与转写，所收集的方言语料均为本地话。修水方言中，“哎呀”使用频繁，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现有研究来看，多集中于对“哎呀”的功能进行研究，如谭美玲(2018)对叹词“哎呀”的语义多样性进行了解读，突出了“哎呀”的重要性[1]；匡鹏飞(2022)等对叹词“哎呀”的变体——“哎哟”的话语功能进行了分析[2]。除此之外，施俊武(2016)还对叹词“哎呀”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包括其形成、分布、搭配、特点等方面[3]。但目前学界尚未针对修水方言叹词“哎呀”开展研究。本文打算在这一方面做些努力，探究其语用功能和形成过程，以期促进话语标记“哎呀”研究的深入。

2. 话语标记“哎呀”的界定

根据希夫林(1987)的研究，话语标记语用功能丰富，其在句中的有无并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不影响句法的合法性，与相邻成分之间不存在任何语法组合关系，语音上有明显停顿[4]。殷树林(2012)还指出叹词都可以充当话语标记[5]。基于前人的研究以及对修水方言语料的分析，发现从现代汉语共时的角度来看，“哎呀”不仅有普通叹词的用法，也有话语标记的用法。例如：

- (1) a. 甲：走哇，下楼吃饭。
(走吧，下楼吃饭。)
- b. 乙：哎呀！你踩到我只脚哒！
(哎呀！你踩到我的脚啦！)
- (2) a. 甲：她搞么哒？
(她怎么了？)
- b. 乙：我也不晓得，我过去就听到她“哎呀”一声。
(我也不知道，我过去就听到她“哎呀”一声。)
- (3) a. 夫：箇个炸豆腐放在车上两日，不记得拿下来，没用哒。
(这个炸豆腐在车上放了两天了，不记得拿下来，没用了。)
- b. 妻：莫人话没哒用呐？拿我看下嘞。
(谁说没用了？给我看一下嘞。)
- c. 夫：箇啊。
(这。)

d. 妻: 箇顶好嚙, 鼓哒脓的豆腐, 莫抛脱哦, 拿我炒哒吃。

(这个很好吃的, 鼓了脓的豆腐, 别丢掉, 给我炒了吃。)

e. 夫: 吃不得嚙, 好戏哦。

(不能吃的, 别好玩一样。)

f. 妻: 话哒好吃嚙, 细时节屋里特事买来吃。莫抛脱哒, **哎呀**, 我, 我去炒哒吃。

(说了好吃的, 小时候家里特意买来吃。别丢掉了, **哎呀**, 我, 我去炒了吃。)

例(1)中, 是乙被甲踩了一脚后, 因身体上的疼痛而发出的本能的喊叫, 是一种生理反应, “哎呀”的这种用法是叹词的基本用法。

例(2)中, 乙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他使用的“哎呀”是在模拟甲所说的“她”的声音。“哎呀”在这里用作拟声词, 也是叹词的基本用法。

例(3)中的“哎呀”, 从语义上看, 它不影响命题的真假, 删掉后句子的整体意义依然不变; 从句法上看, “哎呀”并没有和其他句法成分发生组合关系, 不影响句法的合法性; 从语音上看, 它和前后的话语内容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停顿。这里的“哎呀”表达了发话人对受话人的不满和抱怨, 即妻子认为放了几天的油豆腐可以吃, 并且因为这几天的发酵油豆腐会更好吃, 对丈夫想要丢掉油豆腐这一行为表示否定。同时“哎呀”在这里语气加重, 对后面的话语内容起到了强调的效果, 强调妻子的下一步计划, 即把这些油豆腐炒了吃。可见, 此处的“哎呀”还具有丰富的语用效果, 符合话语标记特征, 是典型的话语标记用法。

3. 话语标记“哎呀”的话语分布

在修水方言中, 话语标记“哎呀”使用频繁, 出现范围广, 位置灵活。从话轮位置来看, “哎呀”既可以位于话轮开头、话轮中间、话轮末尾, 也可以独立充当话轮。例如:

(4) a. 弟: **哎呀**, 我作业还没写完, 明日就要去学堂哒。

(**哎呀**, 我作业还没写完, 明天就要去学校了。)

b. 姐: 那你还不快急写。

(那你还不快点写。)

(5) a. 甲: 超市在卖一种佛像的人参果, 你吃没吃过?

(超市在卖一种佛像的人参果, 你吃没吃过?)

b. 乙: 昨日买了一只, **哎呀**, 不太好吃, 就是黄瓜味。

(昨天买了一个, **哎呀**, 不太好吃, 就是黄瓜味。)

(6) a. 夫: 帮我洗块姜嘞。

(帮我洗一块姜吧。)

b. 妻: 外底来客哒, 要等一下。

(外面来顾客了, 要等一下。)

c. 夫: 算哒算哒, **哎呀**。

(算了算了, **哎呀**。)

(7) a. 弟: 我刚开一把王者。

(我刚开一局王者荣耀。)

b. 姐: **哎呀**。

(**哎呀**。)

c. 弟：搞么？

(有什么事吗?)

d. 姐：爸爸叫你去搬货。

(爸爸叫你去搬货。)

例(4)中，“哎呀”位于话轮开头，在引出发话人自身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吸引了受话人的注意。这一位置的“哎呀”可以帮助发话人在第一时间抢占话轮，并为受话人的理解提供引导[6]。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这一位置的“哎呀”出现次数也较为频繁。

例(5)中，“哎呀”位于话轮中间，此例中，发话人认为那种人参果不好吃，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用“哎呀”来缓和语气，也表达了自己纠结于该不该说的状态。

例(6)中，“哎呀”位于话轮末尾，是句子结束后的情绪补充，即丈夫因妻子不能帮自己，内心感到不悦的情绪。

例(7)中，“哎呀”独立充当话轮，主要是通过简短的发声传递出强烈的情感，可以加快对话节奏，常见于亲密、随意的对话场景中。通过姐姐的一声“哎呀”，弟弟就可以理解到姐姐有事情找他。

可见，话语标记“哎呀”的分布位置灵活，且具有其独特的语用效果。下面将针对“哎呀”的语用功能进行探讨。

4. 话语标记“哎呀”的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的功能主要是语用的，而不是句法的或语义的[7]。话语标记“哎呀”也是如此。在会话中，“哎呀”具有多种话语功能，主要包括人际互动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是 Halliday 指出的语用标记的两种功能[8]。

4.1. 人际互动功能

人际互动功能体现了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互关注，即交际主体间相互配合、相互提示，共同作用于交际[9]。在交际双方的互动中，发话人不仅可以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还能通过语言实施某种交际行为[10]。话语标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成分，不仅能让信息传递更清晰，也能让人际互动更高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修水方言中，叹词“哎呀”的人际互动功能体现在表情功能、回应功能和评价功能三个方面。

4.1.1. 表情功能

这里的“表情”是指表达发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哎呀”作为一种语言资源，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还可以用于表达情感立场，但其负载的情感表达类型对语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11]。修水话中，话语标记“哎呀”不仅可以出现在消极的语境中，也可以出现在中性或积极的语境中，兼具消极表情功能、中性表情功能及积极表情功能。从面子理论的视角来看，“哎呀”在这三种情感语境中的灵活运用，并非随意的情感宣泄，而是一种精密的面子管理策略，其核心在于协调交际双方的负面面子与正面面子。在汉文化中，若损害了交际者的尊严或体面，负面面子就会被侵犯；若得到尊重、保有尊严，正面面子就得到了维护[12]。例如：

(8) a. 夫：我们车子停错哒嘞，简有条路进去的，你看呐。

(我们车子停错了，这有条路进去的，你看。)

b. 妻：哎呀，走几脚怕么啦，你是硬。

(哎呀，走几步路怕什么，你真是的。)

(9) a. 甲：哎呀，箇个风扇若式揪不动呐？

(哎呀，这个风扇怎么扭不动呀？)

b. 乙：冇插电。

(没插电。)

(10) a. 甲：哎呀，这是谁啦？穿得箇样好看涩。

(哎呀，这是谁呀？穿的这么好看。)

b. 乙：嘿嘿。

(嘿嘿。)

例(8)中，丈夫认为车子停远了导致要走很长的路，而妻子认为停远了也没关系，走几步路也没什么不好的，因此对丈夫的抱怨感到不满。但这里所用的“哎呀”并不是在表示单纯的不满，从面子理论来看，丈夫的话隐含着他们停错车了，本来可以更方便的意思，这对妻子来说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即质疑妻子的判断力。在回应话轮的开头，妻子使用话语标记“哎呀”，一方面可以提前释放情绪信号，让丈夫知道自己不想和他争论对错，也不想听他讲道理；另一方面，“哎呀”把矛盾从对错问题转移到了态度问题，妻子后面说的“你真的是”表明这句话的重点已经不是停错车的问题，而是丈夫太计较了。因此，在这一语境中，妻子通过“哎呀”的消极表情功能，不承认停错车是多大的问题，保住了自己的面子。

例(9)中，甲不知道风扇没有插电，所以对风扇不运作感到十分疑惑。“哎呀”在这里不是愤怒，也不是惊喜，而是甲认知状态的外露。具体来说，甲在扭风扇之前，心里认为风扇处于可用状态，是可以扭动的，而扭不动的事实与此产生了矛盾。“哎呀”就是甲意识到这种矛盾后所外化的声音。从面子理论来看，甲面临的潜在风险是即将暴露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如果不使用“哎呀”，整个对话会使甲留下一一种“连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想到”的印象。使用“哎呀”之后，可以向乙传递以下信息：其一，甲自己已经触发了认知调整，已经意识到了存在问题，不需要乙来指出自己犯错了。其二，甲出现这种行为是因为粗心，没有注意到风扇没插电，而不是因为无知。因为粗心是人人都会有的临时状态，而无知则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哎呀”表达出来的疑惑把可能威胁甲面子的“无知”，转化成了一种人人都可能有的“粗心”，使得甲的面子得以保全。

例(10)中，甲对乙穿得很好看这件事感到很惊喜，同时用话语标记“哎呀”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赞美。从面子理论来看，甲通过“哎呀”表现出超出常规的惊讶与赞叹，来提升乙的正面面子。这也让赞美显得更加真诚，更不像是客套话。如果甲只是说“你穿的真好看”，乙可能以“谢谢”或“哪里哪里”作为客套回应。但甲用了“哎呀”加“这是谁呀”这种夸张的说法，主动拉近社交距离，同时把乙置于一个被高度认可的位置。乙用笑声“嘿嘿”作为回应，说明面子提升成功，乙本人也接受了这份赞美。

从上面三例可以看出，修水方言中的话语标记“哎呀”之所以能在消极、中性、积极三种语境中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情绪标签，而是一个灵活的面子调节工具。对于交际双方来说，在消极语境中，“哎呀”可以减轻面子受损的程度；在中性语境中，“哎呀”可以保全面子；在积极语境中，可以提升正面面子。“哎呀”通过协调交际双方的面子，使互动更加顺畅、舒适。

4.1.2. 回应功能

具有回应功能的“哎呀”位于答话话轮的开头，由于话语标记“哎呀”表达的是程序意义，是非应答语，因此“哎呀”发挥的是其他的语用功能，比如奠定情感基础、争取缓冲时间、缓和语气等[13]。同时，它还对后面的话语内容起到了一定的暗示作用。从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的视角来看，具有回应功能的“哎呀”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多重效果，其深层原因在于说话人通过话语标记“哎呀”，既完成了自我立场的

表达，也关照了听话人的认知状态。其中，主观化是指话语的意义越来越侧重于体现说话人自身的主观信念与态度的过程[14]。交互主观化则是指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认知立场和社会身份的关注[15]。例如：

- (11) a. 女儿：妈妈，上次拿你的散粉嘞？
 (妈妈，上次给你的散粉在哪里？)
 b. 母亲：哎呀，我不记得哒，夜点我寻一下。
 (哎呀，我不记得了，晚点我找一下。)

此例中，母亲对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有点意外，并因为自己不记得散粉的具体位置而感到有些抱歉。从主观化的角度来看，母亲通过话语标记“哎呀”，表明自己接收到了女儿的信息，并且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即经过努力回忆后并没有想到散粉放在哪里。同时，“哎呀”的短暂停顿也给母亲组织后续的话语内容提供了缓冲时间。从交互主观化的角度来看，“哎呀”缓和了母亲的语气，并且提醒了女儿，接下来不是理想答案，失望感会小一些。并且“哎呀”也暗示母亲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想过了，只是没想起来。总的来说，用“哎呀”来进行回应，既表达了母亲自己的态度，也照顾到了女儿听到答案时的感受，完成了自我立场表达和关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双重语用操作。

4.1.3. 评价功能

话语标记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态度[16]。也就是说，话语标记具有评价功能。“哎呀”作为一种典型的话语标记，其评价功能主要表现在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两个方面，而评价理论则更好能够为分析话语标记“哎呀”的评价功能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框架。该理论将评价资源分为鉴别(对事物价值的评价)、评判(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评价)、情感(对人的情感的表达)三类[17]。修水话里的“哎呀”在评价时可以涉及情感、判断和鉴赏等不同层面，具体到某一个语境中，侧重点往往不同。例如：

- (12) a. 弟：姐姐，看呐，我简次物理考了第一名。
 (姐姐，看，我这次物理考了第一名。)
 b. 姐：哎呀，不错嘞你。
 (哎呀，不错呀你。)
 (13) a. 妻：你把场收一下啊，我去跳舞哒。
 (你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一下，我去跳舞了。)
 b. 夫：我夜边还有事啊，哎呀，又要我来洗碗。
 (我晚上还有事啊，哎呀，又要我来洗碗。)

例(12)中，当弟弟告诉姐姐自己物理考了第一名时，姐姐下意识地用“哎呀”作为自己话轮的开头，表达了她对弟弟的赞赏和肯定。从评价理论来看，“哎呀”表达了姐姐高兴的情感。姐姐并没有直接说自己很高兴，而是用“哎呀”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同时，“不错呀你”说明姐姐的高兴是因为弟弟表现不错，是对弟弟努力的正面评价。

例(13)中的对话发生在夫妻吃完晚饭后。修水话中的“收场”用于饭后，表示饭后将桌子上的碗筷收拾好并洗干净等一系列的动作过程。因为妻子饭后要去跳广场舞，所以将让丈夫去洗碗，但丈夫刚好晚上还有其他事情，所以对这一家务分配很抵触。在这里，话语标记“哎呀”一方面传达出了丈夫的抗拒和无奈的情绪；另一方面也隐含了一个判断，即丈夫认为妻子把活推给他不太合理，表达了他对洗碗任务的负面评价。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话语标记“哎呀”实现评价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哎呀”先把说话人的

情绪状态表现出来，为后续的评价内容奠定情感基础，后续的话语内容再具体说明情绪的指向。

4.2. 语篇功能

话语标记的语篇功能是指话语标记在构建和组织语言材料时起着关键作用，它帮助发话者将话语串联成连贯的语句，可以用来表明话题的起始、推进以及结束，明确表达各种语义关系，并且构造出适合交际的语境[18]。作为衔接和连贯语篇的重要手段，话语标记“哎呀”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理话轮上。前面我们提到，“哎呀”的分布位置多样，在不同的位置所起的语篇功能也不一样。从关联理论来看，话语标记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听话人以最少的努力找到最佳关联[19]。修水方言中话语标记“哎呀”能够根据所处的不同位置，提示听话人注意力的投向以及当前话轮的推进状态，帮助听话人以较小的投入实现较高的话语理解效率。

4.2.1. 开启话轮

“哎呀”位于话轮开头，通常具有开启话轮的功能，起着打开话题、吸引听话人注意的作用。例如：

(14) a. 甲：**哎呀**，我有带锁匙，箇下进不去啵。

(**哎呀**，我没带钥匙，这下进不去了。)

b. 乙：得幸得我带哩。

(幸好我带了。)

上例中，“哎呀”处于话轮的开端，发话人将“哎呀”放在话轮开头，由此激活自己的后续话语，主动发起了有关钥匙的交流，标志着此话轮的开启。“哎呀”在这里就提示了乙：甲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件让人意外或麻烦的事情。乙听到后，会意识到后面的话语内容需要格外关注，因此回应时也直接针对这件麻烦的事情给出了解决方案。若没有“哎呀”，甲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乙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判断甲是随口发牢骚，还是在求助？因此，用“哎呀”开启话题使得乙快速找到了关联方向。

4.2.2. 延续话轮

延续话轮是指在语篇建构的过程中，发话者使用一些手段使自己的话语能够有效地进行下去[20]。当话语标记“哎呀”出现在话轮中间时，能够起到延续话轮，同时表达发话人情感态度的作用。例如：

(15) a. 甲：箇，屋里今日杀猪，提点肉给你，有几多哦。

(这，家里今天杀猪，拿点肉给你吃，不多哦。)

b. 乙：你箇是搞么？**哎呀**，太客气啵。

(你这是干什么？**哎呀**，太客气了。)

上例中，乙对甲提猪肉给自己吃这件事感到很意外和不好意思，并以“你这是干什么？”表明自己认为甲按常理不应该这样做。这里的“哎呀”处于话轮中间，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这是乙在告诉甲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若没有“哎呀”，甲可能会认为乙说完了，从而抢过话轮。“哎呀”在话轮中的使用，使得乙不用费力解释自己还没有说完，就能让甲意识到自己还要说话，并延续当前话轮。

4.2.3. 转接话轮

话轮和话轮之间大体有三种承接方式：不同说话人的谈话顺次前后相连；后一说话人的谈话承应上一话轮的结束标志；后一说话人的谈话始于打断上一话轮[21]。其中，前两种情况可以称之为“非抢夺式转接”，后一种情况称为“抢夺式转接”[22]。话语标记“哎呀”存在这两种转接情况，拥有这两种转接话轮功能的“哎呀”通常处于回应话轮的开头。例如：

(16) a. 姐：快下来守店，我要去炒菜哒，妈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快下来看店，我要去炒菜了，妈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b. 弟：哎呀，爸爸上昼还叫我去超市帮他买东西，我还有去嘞。

(哎呀，爸爸上午还叫我去超市帮他买东西，我还没去呢。)

a. 姐：莫很多借口哦。

(别那么多借口哦。)

b. 弟：哎呀，哈哈。

(哎呀，哈哈。)

(17) a. 甲：吃饭啲，隔几远就闻到……

(吃饭啦，隔很远就闻到了……)

b. 乙：哎呀，还有煮饭。

(哎呀，还没煮饭。)

例(16)中，弟弟所说的两个“哎呀”所起到的转接话轮的作用都属于“非抢夺式转接”，姐姐以命令的方式让弟弟做出相应的动作，同时也将话语权转交给了弟弟，并期待其回复，弟弟以“哎呀”加笑声回应，接住话轮。同时“哎呀”也蕴含着“我理亏，我应该去看店”的意义。这也让姐姐以最小的努力就判断出弟弟的言外之意是他会去看店。

例(17)中，乙所说的“哎呀”所起到的转接话轮的作用属于“抢夺式转接”，甲本来想说“隔很远就闻到了菜香味”，并且甲的话里面还暗含了米饭已经煮好了的假设。当甲还未完成自己的话轮时，乙突然想起来自己没有煮米饭，并用“哎呀”将话轮抢夺了过来。这里的“哎呀”隐含了“甲的假设不对，实际情况与此相反”的意义。在这一语境中，“哎呀”一方面可以让乙的回应不显得那么突兀，另一方面也能让甲快速调整自己的理解方向，而不是继续按“饭好了”的思路往下说。发挥这一类作用的“哎呀”大多源于发话人对自己应该想到却没有想到之事的忽然醒悟。

因此，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哎呀”的三种语篇功能，本质上都是在帮助听话人减少理解时的猜测成本。该话语标记在不同的位置上会传递出不同的信号，听话人据此就能快速判断当前话轮的走向以及自己该如何处理后续的话语，从而实现话语的高效衔接。

5. 话语标记“哎呀”的形成

关于“哎呀”的形成，学界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钟兆华(1997)认为“哎呀”是由“阿呀”连读音变而来[23]。施俊武(2015)则认为“哎呀”是叹词系统内部原生叹词之间繁殖的结果[3]。本文偏向于赞成后者的看法。

“哎”字最早出现于唐代。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别鹤瑶琴，无复哎双之调”。但这里的“哎”意为吟唱，是实义动词。直到元代，“哎”才出现了叹词的用法，如《窦娥冤》第三折“哎！只落得两泪涟涟”中的“哎”，表示感叹之意。

“呀”最早出现在文本中是在西汉，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谿呀豁闾”。但这里的“呀”是形容山谷空旷的样子。“呀”出现叹词的用法也是在元代，如《西厢记》“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中的“呀”，表示惊讶之意。

“哎呀”最早也是出现于元代，是在“哎”和“呀”两者都出现了叹词的用法之后才形成的。如《牡丹亭》第五十三出中的“(净恼介)哎呀，一件也没有，大胆来举手”。这里的“哎呀”用作叹词，表示感叹或惊奇之意。可见，这一意义既有“哎”所具有的感叹之意，也有“呀”所具有的惊讶之意。据此，可以推测“哎呀”的形成是原生叹词之间在叹词系统内部繁殖的结果。

马清华(2011)指出,叹词发展的理据性经历了从直接的本能反射到间接的本能反射的过程。其中,前者属于原始的生理层次,后者属于相对间接的心理层次[24]。对于“哎呀”来说,如果它所表达的是发话人因外界的刺激产生生理上的疼痛而发出的声音时,那它则是普通的叹词用法。当外界的刺激由生理上转变至心理上时,“哎呀”也就从本能的叫喊转变为表达内心的感受,如不满、惊讶、赞美等。由此,“哎呀”的功能也从句内表达向句际话语功能拓展[2],成为话语标记的一种。

6. 结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分析修水方言话语位置、语用功能及其形成。从话轮位置来看,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的句法制约性较弱,能够适配不同话轮位置。在语用功能层面,一方面,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可以承担多种表情功能以维护交际面子、用于回应以拉近人际距离、传递主观态度与情感评价,在“哎呀”的作用下,人际互动效果可以得到优化。另一方面,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用于开启、延续、转接话轮可以实现省力原则,使话语衔接高效进行。“哎呀”一词在元代时形成,其表意和如今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也相近,是叹词系统内部繁殖的结果。并且,话语标记“哎呀”的形成离不开心理刺激的作用。

基金项目

湖北民族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修水方言话语标记‘哎呀’语用功能及形成探析”(项目编号: MYK2026014)。

参考文献

- [1] 谭美玲. 叹词“哎呀”的多维功能解读[J]. 青年文学家, 2018(32): 189.
- [2] 匡鹏飞, 曹亚敏. 从生理反应到话语组织: 叹词“哎哟”的功能演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2(2): 65-74.
- [3] 施俊武. 叹词“哎呀”之多维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4] Schiffrin, D.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48.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1841>
- [5] 殷树林. 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6] 李先银. 口语对话中的话语否定标记“嘛”考察[J]. 汉语学习, 2016(4): 41-51.
- [7] 李英姿. 负面评价话语标记“你也是”的功能及来源[J]. 南开语言学刊, 2025(1): 11-18.
- [8]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 [9] 刘丽艳.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方梅, 李先银, 谢心阳. 互动语言学 with 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8(3): 1-16.
- [11] 张瑞祥. 互动视角的叹词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23, 25(2): 223-238.
- [12] 李军, 宋燕妮. 面子理论在汉文化中的考察[J]. 修辞学习, 2004(2): 29-32.
- [13] 骆琳, 杨婉君. 交际互动中“对”的功能扩张: 基于构式竞争的视角[J]. 语言研究, 2024, 44(3): 18-28.
- [14]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 and Wright, S.,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54.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69.003>
- [15] Traugott, E.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Hickey, R.,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4-14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937.009>
- [16] 董秀芳.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1): 50-61.
- [17] 李战子. 评价理论: 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和问题[J]. 外语研究, 2004(5): 1-6+80.
- [18] 张博宇. 话语标记语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探析[J]. 外语学刊, 2015(3): 79-83.
- [19]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J]. 外语研究, 2000(4): 8-14.
- [20] 闫涛. 话语标记及其语篇功能[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6): 78-81.

-
- [21] 方梅. 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J]. 中国语文, 2000(5): 459-470+480.
- [22] 刘丽艳. 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37.
- [23] 钟兆华. 语气助词“呀”的形成及其历史渊源[J]. 中国语文, 1997(5): 367-372.
- [24] 马清华. 论叹词形义关系的原始性[J]. 语言科学, 2011, 10(5): 482-496.